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十四回 必顯兄妹謝恩人 子能夫妻再設計

話說施必顯到了次日吃了早飯，同了施碧霞一路問來到了李府門口，雙雙跪門叩見，管門的見了問明來歷入內通報。李榮春自回家以後，夫人叫他不要出去暫避幾時，李榮春雖不伯他，只是一則奉母之命，二則為了施碧霞到花家遭此一場大難，聞人未必盡知詳細，只道我無手段，所以並不出門，在家中看書。這日忽見管門的進來，報說：「外邊有施大爺兄妹跪門叩見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吩咐裡面，請大娘出來迎接施小姐。」自己換了衣服吩咐開門，走了出來，見一個青面獠牙紅髮的同施碧霞雙雙跪著，料他必是施必顯了，忙上前扶起施必顯，遂叫道：「施兄請起，小姐請起，不可如此，叫我心中不安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恩公子，我施必顯兄妹二人深受大恩，無可補報，今日特來叩門拜謝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不敢，些須小事何足言報，請起。」雙手扶起施必顯，回頭又道：「小姐請起。」施碧霞隨了施必顯起來。若說施碧霞乃未出閨門之女，自然見不得男人，因他一來是將門之女，不怕人看；二來離鄉背井，走了多少路，見了多少人；三來在玉珍觀賣身的時節出乖露醜，到此時卻無一點害羞。才要立起身來，只見裡面走出二個丫頭前來扶他起來，李榮春挽了施必顯的手去到書房，兩個丫頭扶了施碧霞來到滴水簾前，那淡氏大娘滿面春風笑嘻嘻的接了進去。李榮春與施必顯來到書房重新見禮，一同坐下，吃了茶，李榮春道：「施兄，恭喜貴恙痊癒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多蒙恩公子看顧，俺才有今日，就是母親無棺木收埋，又虧恩公子周全，又為了俺妹子險遭火難。可恨花子能心如虎狼，若沒有紅花豈不害了恩公子？那時我正病得昏迷不知，不然將他打為肉醬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不知施兄怎樣將令妹救了出來？望乞示知。」施必顯遂將「打進花府，那曹天雄要來打我，被我一錘打得腦漿迸出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打死了他麼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死卻不死，只是沒了氣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沒氣了還說不死，要怎樣的才叫做死？那花子能威霸的名聲誰不曉得？挾制士民猶如魚肉，諒他怎肯干休？須要防他暗算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這到不怕他，他的甘伏狀在此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怎麼寫法？」施必顯道：「他寫花子能自己打死曹天雄，與施必顯、施碧霞無干。」李榮春道：「雖然如此寫，只是他的為人奸險，須要防他為妙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怕他則甚？任他三頭六臂我也是不怕他的。」李榮春暗想道：「此人是個鹵漢。」遂不再說，吩咐備酒。

那施必顯取出一百兩銀，雙手奉與李榮春道：「我母親亡了，多蒙周助銀兩並棺槨衣衾，屍骸得免暴露，不勝感銘，今此些須銀兩奉還公子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施兄何必如此見棄，我先父與兄先君同是朝廷臣子，又是至交，我與兄猶如手足，些小之物何以見還？」施必顯道：「公子，不是如此說，我的母親死了與爾什麼相干，要爾成殮？這是必要還的，爾若不收，我母親在九泉之下必亦不寧。」李榮春想著：「我看他是個直性的好漢，我若不收反傷和氣，我且將這銀收下，自有道理在此。」

遂笑嘻嘻的道：「既是施兄執一之見必要見還，敢不從命。」

遂將銀子接過來了，乃放在一旁，又道：「敢問施兄這銀從那裡而來？」施必顯道：「這銀子乃花子能的妹子叫做花、花」要說卻忘記了。李榮春道：「敢是花賽金麼？」施必顯道：「不錯、不錯，叫做花賽金，就是他送俺妹子的。」李榮春道：「這也難得他如此有情有義。」家人們已將酒席排上，施必顯道：「有酒麼？好啊，來吃酒。」二人對面坐下吃酒談敘，只恨相見之晚，甚是投機。

不說二人吃酒，再說淡氏大娘接進施碧霞來到廳上，李夫人見了連忙起身立在一旁道：「小姐只行常禮罷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夫人在上，念奴家乃落難在此，缺少棺槨衣衾成殮我母親，叨蒙大爺周助，此恩此德感莫可言，他又為了奴家自己遭殃，奴家就生生世世難報此恩，焉有不拜之理？」跪下去遂拜了八拜，李夫人還了禮。施碧霞又與淡氏大娘行了禮。李夫人道：「小姐請坐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奴家受恩未報是不敢坐的。」李夫人道：「豈敢，那有不坐之理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既蒙夫人賜坐，奴家大膽，告罪坐了。」李夫人吩咐備酒。丫頭獻了茶，李夫人道：「小姐既被花子能搶去，如何能得出來？乞道其詳。」施碧霞遂將前事說了一遍，李夫人道：「雖然有甘伏狀，只是令兄太莽撞了些。我想小姐乃是宦家閨女，玉珍觀內不是爾安身之所，何不在我家內權暫時豈不是好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多謝夫人，只是不敢驚動。」李夫人道：「這有何妨？」淡氏大娘道：「小姐，婆婆要請小姐來家，不必推辭。」施碧霞暗想道：「我在玉珍觀居住也是沒奈何的，今既蒙夫人留住，甚好，未知哥哥意下如何？」遂道：「多蒙夫人這般好意，奴家怎敢推辭？須待奴家去向我哥哥說知便了。」李夫人道：「令兄在此麼？到要請見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奴的哥哥生得奇形怪貌，與眾不同，恐驚了夫人。」夫人道：「這也不妨。丫頭們將酒席排上，夫人坐上，施碧霞與淡氏大娘東西對面而坐，吃酒之間無非說些閒話。及酒吃完，日已西沉，李夫人叫丫頭小紅：「爾去請施大爺並我家大爺進來。」又叫翠香撤去筵席。又道：「媳婦，爾且迴避了。」那施必顯與李榮春聞夫人叫請，遂同了小紅來到內廳，夫人見了也吃一驚，暗道：「果然怕人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施兄，上面就是母親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哥哥拜見夫人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夫人在上，俺施必顯拜見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公子少禮，我兒扶住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施兄只行常禮罷。」

施必顯道：「說那裡話？不叩頭是不算數的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如此說是老身請進來叩頭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我與恩公子飲酒，吃得爽快了，連夫人都忘記來叩見，真正該罰。」遂跪下將頭亂磕，拜個不止，李夫人也還半禮，叫李榮春扶住了，李榮春忙扶起施必顯來。施碧霞道：「恩公子在上，待奴家拜謝恩德。」李榮春連忙作揖，叫丫頭小紅扶起施小姐。李夫人說要留施小姐在此住下，施必顯道：「多謝夫人好情，小姪焉敢不從？」

又道：「妹子，我想出家人之所在，非爾久居之處，難得夫人如此好心，自應從命的好。只是母親身故，禮當做些功德以表兒女之心。」李夫人道：「目下三不兩的時節，做了也不成模樣，且待斷七之期老身與爾排場便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夫人說得不錯，只是又要多謝夫人費心。」李夫人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何足掛齒。」李榮春領施必顯到書房內安息。自此日起，李夫人待施碧霞猶如親女兒一般，施碧霞待夫人猶若生母，待淡氏大娘如姑嫂，二人甚是親熱，李榮春與施必顯猶似親兄弟一般。

再說花興終日在外面打聽李榮春與施必顯之事，那日卻好遇著施必顯兄妹雙雙來跪在李府門口，花興想道：「他二人跪在此何事？」卻閃在一旁偷看。不一回大門開了，只見李榮春迎接施必顯進去，二個丫頭來接了施碧霞進去。花興看得明明白白，道：

「果然回來了。」遂急急回家報與花子能知道。花子能聽了心中想道：「李榮春既已回家，料來這個冤家結成了，況且施必顯又在他家，必然做了一黨。我今不去害他，他必來害我，也罷，待我去與少奶奶商量，必有妙計。」遂忙忙來到沉香閣上。秦氏連忙迎接道：「少爺來了？請坐，秋菊捧茶來。我看少爺如此急忙上來必有甚事，請道其詳。」花子能歎口氣道：「咳！少奶奶，說起真正氣死我也。」秦氏問道：「少爺何事如此氣惱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就是我心腹之患李榮春，他若不死我心不安。到今日才曉得他已歸家，必要除了他才免後患。」秦氏道：「果然回家了？少爺如何曉得？」花子能道：「花興看見施必顯兄妹雙雙去跪李家的門，李榮春出來接了他進去。」秦氏道：「何不拿一個帖子到江都縣去，叫他將李榮春拿去重打四□大板，枷他三幾個月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將何題目告他？」秦氏道：「告他冒犯少爺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不相干，思來想去弄他不倒，他是解元，就冒犯了我，縣官也打不得他，須要起一個大題目弄他至死，叫他有口難辯才弄得他倒。」秦氏道：「要他家破人亡卻也不難，只是自己要絕尾巴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只要爭這口氣，管什麼絕尾巴無子孫。」秦氏道：「我不過說笑，那裡就真的無子孫，天公也沒有如此閒工來管我們的閒事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少奶奶這句話說得不錯，如今計將安出？」

秦氏道：「只須寫一封書去與公公，說李榮春與施必顯通同謀反，教公公假傳一道聖旨下來將他們一刀斬訖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果然好妙計，教他先吃三法司之小苦，然後吃斬頭大苦，就是如此了。待我寫書去，如今暫別，少停來陪少奶奶吃酒。」

秦氏道：「少爺請便。」花子能下了閣來到書房寫書，寫完封好，打發花福進京去見太師不提。

且說花賽金自施碧霞去後心甚鬱悶，時時懸掛，心中想念不忘。若說澆情的女子，當面雖好，回轉身即刻就忘記了，那花賽金

乃仁厚女子，並非澆情薄義以待人，從前有盧賽花來往，為了李榮春之事遂即斷絕，如今施碧霞又去，並無知己可相與言，以此心悶。再說花雲一心想著紅花為妻，所以不辭辛苦去請醫生來與紅花調理好了。紅花看小姐不悅，時時解勸，若不是花雲請醫生來醫好，紅花今日焉能伴得花賽金去到花園。那花賽金所以有到花園，因紅花病癒，見他憂悶勸他看花解悶，那時觸遇秦氏的奸，故被秦氏害死，此乃後話慢提。

且說曹天吉在家中開館，教些徒弟的拳棒趁錢以度日，費外猶且有餘。身邊有枝毒刀，乃百般毒藥煉就，僅有五寸長，只用刀尖輕輕向人一刺，見血就封喉，滿身烏紫，口不能言，一對時就死。因有此利害，所以將刀緊緊藏在身邊，不是仇人不敢亂用。那日正被朋友請去飲酒，吃到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飲得大醉，別了眾友一路顛顛倒倒來到自己門口，雙腳跪下，雙手打門道：「母親開門。」曹天吉雖然在外閒遊不做生理，卻是奉母至孝，每日必到三四更才回，回來必須跪著打門。那日吃了酒覺得心神恍惚，要早些回來睡。那曹母每晚必要等兒子回來才睡，就是三四更也坐著等候，忽聞打門之聲，料是兒子回來，遂拿燈籠出來開門，問道：「我兒今夜回來得甚早？」

曹天吉道：「孩兒覺得心神恍惚，要早些回來睡。」曹母道：「如此快些進來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是。」遂爬了起來走進門內，回身將門閉好。那曹母驚見有一人隨曹天吉進來，燈光之下照見好似曹天雄，乃叫道：「天吉我兒，爾哥哥隨爾回來麼？卻又恍惚惚似有似無，急將燈東照西看。曹天吉道：「母親，哥哥沒有隨孩兒回來，不須去照，敢是孩兒的身影母親眼花看錯了？」曹母道：「敢是我老眼昏花看錯了。」遂同曹天吉進房。這卻不是曹母看錯，其實是曹天雄魂魄回家，因自己家中門丞戶尉土地並不阻當，所以神魂隨了曹天吉回家；因天吉也是不久的人，所以隨他走進；曹母亦是將死的人，所以看的分明。那曹母才坐下去，又見曹天雄滿頭是血閃來閃去，曹母叫道：「天雄我兒，為何滿頭是血？見了爾娘的因何閃來閃去？」

曹天吉聞母呼喚哥哥，四處一看並不見些兒影響，叫道：「母親，哥哥在那裡？」曹母道：「此時又不見了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母親二次見哥哥，我因何不見？是了，敢是母親想念哥哥懸掛在心，所以看見了哥哥？」那曹母忽然怕冷道：「那個撞我一下？」說聲未完，連連打個噴嚏道：「我兒，我一時頭疼得緊，身上□分寒冷，爾扶我去睡罷。」曹天吉應道：「曉得。」扶了母親上牀睡了，自己也回房坐著想道：「母親兩次看見哥哥，不知何故，未知哥哥在揚州身體安否？只是哥哥相貌魁偉，身體雄壯，必不是夭壽之人，就是他的本事雖然比不得俺，若在揚州也算是一條好漢，誰敢欺他？又有花少爺做主，性命之憂是不妨的，敢是有病在身也未可知，待這幾日炎熱過了，等待天氣涼快些兒，我必要去揚州看看哥哥便了。」想定主意的妥，遂脫衫上牀而睡。不知以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